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
第四十四回 木瓜郎語小莫破 石女兒道大難容

非想非非想，如是復如是。我欲禮法華，法華原不二。
舌上青蓮花，化為蒼蠅翹。一笑復一跳，
高臥吳山寺。

卻說黎寡婦見桂姐魂不附體，終日裡見神見鬼，又弄成一件血症奇疾。正然愁惱，不料女婿劉瘸子開封府告下狀，來門首吵鬧，到晚去了。黎寡婦請了醫生診脈，說是血虛邪想，取了一點定神丸來吃了。母子相守，連夜不敢吹燈；日裡還哼哼地叫，半夜才醒，直到天明，才得合眼。如此半月，金桂姐略吃些飯，梳的頭，才下得床了。只有血症不止，終日浸淫淋漓的，渾身不淨，流的個美人面如黃蠟一般；又長出一件奇怪的病來，從此再不消想那紅豆啄殘鸚鵡粒，碧梧棲老鳳凰枝。

是件甚麼病？這個病是天地間女子固閉血脈不通，以橫骨塞其陰竅，止留一線走小水的路兒。人有此奇疾，遂致終身失偶，醫家無藥可治，俗名石姑，佛經中說是石女兒，隨你西子的美貌，也是中看不中吃的。倒是一種愚蠢幼女，不曾經人道的，有了此疾，他不痛不癢，做了枯木死灰，到象絕欲參禪忘情息念的一個得道的女僧。那金桂姐生來色根不斷，慾念方新，如何捱得這個病。如今弄的有了色心，沒了色相，好不難受。自此病長成了橫骨，那血症也止了，那邪魅也不來纏了，依舊調脂抹粉，打扮似帝女天仙一般。

劉瘸子探著桂姐好了，使張都監娘子過來面央。說情願進門招贅，做養老女婿，綳鞋結帽子，盡是養的家。問眾親戚打個醮，討幾貫錢來，買幾疋布絹來，完成他一生的事。也是女兒的命，定下的親，誰不指望個好女婿，要不依從到了當官。我當初提親是實，誰敢不實說。這黎寡婦因女兒大了，又感了一場惡疾，怕日久求親不便，見張都監娘子一面勸他，又一面說硬證的話，沒奈何了只得應承道：「既是親家來好話，我也沒奈何了。甚麼大財大禮，指望來光彩，我看個好日子，買幾匹布來，把他兩口兒成了家，在這門口開個鞋鋪，我娘女管著做鞋，他就管綳鞋底，到是好事。這樣一個女兒，招了個皮匠，也省了去求人。他先消了這張狀進來不遲。」說畢，張都監娘子謝了又謝，回去了。過了二日，劉瘸子寫張和息狀子，勾消了官司。他把個宅基賣了，卻買了一抬禮，四個布絹，簪環首飾，也費有十兩銀子。進來見丈母，同張都監娘子，磕了頭。看定十一月初三日成婚，招贅進門。那金桂姐大病方好，看著劉瘸子滿眼落淚。正是：好馬卻駝癡漢，拙夫偏遇佳人。世上多少不相配的事，說來命苦。

今年春比去年春，北院翻成南院貧。
淡色桃花偏遇雨，苦心梅子不成仁。
紅梢拭淚香猶剩，錦字裁書夢未真。
自自名芳無主賣，隨風片片付溝茵。

金桂姐雖是女身未破，從與梅玉二人，晝夜演習淫欲，占花弄蕊，久已知趣；又兩經鬼魅採取元紅，把那男女的樂處，比久慣的還深一層。到了十一月初三，劉瘸子上浴室裡沐浴了，穿了一套新布衣服，請過張都監娘子來，與金桂姐上頭完房。草草地治買了一付新被褥，添上些花粉首飾，隨身衣服又做得一個紅袖衫兒。那日張都監娘子，來看著金桂姐上了頭髻，修臉剃眉，送進房來，和劉朝坐著，也斟了一杯合巹杯。桂姐滿眼是淚，哭不出聲來，也不肯接，瘸子取了，一口吃盡。留張都監娘子，也不好住下，拜了兩拜回去了。

卻說這金桂姐平日想起丈夫來常似眼裡出火，一似妖精見了唐三藏，恨不得一口嚥下肚去。今日見了劉瘸子，好似木偶人得了道的一般。那劉瘸子見了金桂姐回臉朝裡，全不看他，他卻自己取了一壺酒，將兩碟鹵菜，一頓吃乾，弄的醉醺醺的，要做新郎。這兩條癩腿，要步步巫山神女行雲的路，上上那銀漢牛郎度鵲橋。將一條白布褲子脫了，一口吹滅了燈，才跳兩跳，趴上床上，被金桂姐推了一交仰巴踏。好一似癩蛤蟆吃蒼蠅，前合後仰，通趴不起來。掙扎了半日，起來向金桂姐肩上一擡，叫道：「姐姐，睡了罷。」被桂姐劈臉又是一個巴掌，連身一推，好似癩蟹趴深缸，把頭伸一伸，通上不來。滾過身子，向金桂姐又是一擡，被桂姐連脖子是又兩拳，好一似熱鍋的白鱧，把腰卷在一堆，再動不得了。

只這三推三擡，瘸子身子稀軟的，金桂姐又惱又笑道：「可不■煞人罷了。」心裡恨著，卻使手去摸他腰間的物，原來是有名無實的半瓶醋，二尾子，縮了好一似蠶蛹兒模樣，鰓嘴兒骨突著。原來瘸子擡了桂姐三擡，又被推打不過，不得上手，早已津津淫液傾囊出，汨汨元陽見面投。這叫作是見面禮，不曾進門，先投了一個領謝的帖子進去了；又叫做是隔牆醉，不曾吃酒，但見了望竿就醉倒了。原來是劉瘸子是經金兵砍傷了腿膀，把腎縮了，只一個卵子；又常腫的光光，行不人道；又見桂姐生得美貌，擡了一把，即時走泄，算完了一場洞房花燭了。豈不省了多少邪態？金桂姐見此光景，只得自己脫衣而睡。劉瘸子自知內外本錢俱空，不來惹事，自己睡得打起磕睡來。一頭倒下，通不似人，兩條癩腿伸開，金桂姐起身細看一看，但見身腰短促，好似八九歲嬰孩；腎縮卵枯，又象七八旬老叟；垂囊如敗棗經霜，裡頂似蠶蠶在繭；土作泥人成體相，傀儡學舞少提梁。

睡到半夜裡，金桂姐想了一想道：如今這斷已是辭不得，他只好留他做了個死樁，正好隨便尋個得意人來，做些風流事兒，料這瘸子也捉不得奸，也管不得我。尋思已定。到了天明，劉瘸子起身謝了丈母，自己門首收拾一間門面，開個皮匠鋪，也買了幾雙舊鞋在門首做幌子。桂姐帶上鬚髻，也就常來簾子前看街上的人。瘸子哪敢問他一聲，還恨不得找個好漢子奉承他。一句話不來，就罵個死，又是武大郎似的舊樣子。

到了迎春時節，三教堂因今年科舉大場，招了許多秀才，在此會課讀書。河南八府生員，那沒有盤費的貧士，多有來三教堂做公所的，時常在金桂姐門首經過，也有來他家裡縫鞋的。金桂姐有時在簾子裡，也看上了三五個少年書生，風流的秀士。自己的住房，卻與那書樓相接，只隔了一塊太湖石上的老梅枝，探過一半來，在這院子裡。這秀才們手裡拿著本書，探頭探腦的，金桂姐也半掩半遮；人不看他，他又要看人，哄的人看他，卻口裡胡罵。大凡淫婦多是如此。

那時有一秀才姓潘名芳，字子安，生的風流俊雅，慣走花街，接了一個婊子劉素素，在三教堂書樓上宿。時常開了樓窗，看著這院子裡，見金桂姐打扮俊俏，不像似個良家。在樓上劉素素望著桂姐說道：「借個針來與相公縫衣帶子。」金桂姐道：「俺家裡沒人送去，你自己來取。」劉素素跑下樓來，到金桂姐房裡，說些話兒，吃了茶，才知是皮匠的老婆。好一個妙人兒，回去說與潘秀才，又是一個在行，積年慣鑽狗洞的。只使了一兩銀子，兩枝玉簪兒，托著劉素素送來道：「潘相公有心要會你會兒。又不使一個人知道。」這金桂姐正是欠缺著這個衙門，要借個署印的鬆鬆腰兒。笑了笑也不推辭，相約在半夜裡，越牆在樓上相會，金桂姐連聲應了。劉素素過那邊去了。

忽然天下起雨來，從午後起下了一夜，把這個佳期誤了。天明卻是宗師考遺才的日子，一群秀才們，原是沒有科舉，來考遺才的。連夜各將被褥送入城去宿，五更預備進開封府考去了。劉素素也回了勾欄。三教堂秀才一個也不住。只有王魁宇，綽號王雷公，他原不科舉，落下他看守書房。在樓中間兩條長凳上睡，把臥房門的鑰匙也帶去了。那時天氣炎熱，王雷公吃燒酒，灌得爛醉，脫得赤條條的，仰臥著兩腿黑毛粗腿，將他那話兒取出來，累累垂垂如剝兔懸驢，足有一尺餘長。每日盤腰，甚覺墜的沉重，取一把大學士椅子來，把那話平平攔住，好似一軸古畫相似。然後側身而臥，好不快活。只覺鼾鼾入夢，鼻中響如雷。乘著酒興，那物挺得又長大許多。王雷公睡去不提。

卻說金桂姐前夜私約下，書樓相會潘生，因雨阻隔，一夜無眠。用手摸摸劉癩，略借發興，那得有些人氣兒。天分既小不堪用，又有一卵子在外支撐，略一到門，又犯了前病，門外先謝了恩，常被金桂打出房去，在鞋店裡打個冷鋪睡，不敢言語。那夜月

明如畫，金桂要偷牆赴潘生之約，先將劉癩子打發在舖子裡睡去了。等至二更將盡，內外不聽人聲，全無人影，用一個杌踏著，扳那梅枝兒上的花園牆。原不甚高，卻接著太湖石下來。園中靜悄悄，不見人影，走過三教堂，到了三空閣上，是潘相公臥房，或者不料我今夜親來，先自睡了。桂姐慾火燒心，上得樓來，見樓門大開，月明中照見一個人睡聲如雷，兩腳長伸，一身黑肉，如鎮殿將軍一般，不是那潘相公的風流模樣。想了一想，既到此處，怎肯空回，就在此人身上略潑一潑心中的火，也不枉來了這一次。

上前才要搖醒，只見一張椅子上，擱著一件東西，象是一匹青布捲成個長卷子一般，卻如何一半在腰裡，不曾解下？上前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件怪物，紫暴露，凹眼圓睜，足有一尺餘；長粗如截瓠。險不驚倒了少年好色東鄰女，半夜淫奔的狐媚精。欲待使手去摸，又怕驚醒此人，有命難逃，無門可入。悄悄移步出閣，依舊越牆而過，回房獨寢。唬得花心亂縮，橫骨高撐，用一小指也不能入去，何況丈夫的陽物。尋思一回，不覺滿睛流淚，說道：「小的不堪用，大的又不能用，想是命合孤鸞，不宜有夫。因此生了血症，長成橫骨，再不消貪想風流，誤了芳年。不如出家在大覺寺中，看經懺悔我前生罪業。」到了五更起來，與母親痛哭一場，拜了四拜，辭別劉癩，要上大覺寺修行。挽留不住，母親只得送到寺中，與福清見禮畢，說金桂出家一事。福清見金桂少年聰明好頑，不肯收留，怕日久凡心不退，再要還俗，壞了山門的戒律。黎寡婦把福清扯在僻靜處，細說金桂病後，生出一件殘病，變成石女兒，如今守著丈夫也無用，又不生兒女，不存體相，只得皈依佛法。福清才領受了。叫了劉癩來，立了張退親出家的卷帖，看個吉日，把金桂削髮，起個法名曰蓮淨，拜了三寶，教他唸經禮懺。正是：「色歸無色，相還無相；色相俱無，是名滅度。淫女化為石女，遇郎化為木郎。